

人间物语
Renjianwuyu

剃头匠

□何传力

自备一盆温水、毛巾之类的,这是那个年代走街串巷剃头匠的规矩。

“剃头类,剃头类。”剃头匠浑厚的嗓音伴着自行车的车铃声。

“等下师傅,剃个头。”有需要理发的庄户人家,打开家门会礼貌地喊住剃头匠。

这时候,剃头匠会把自行车找个阴凉地停下来,把椅子拿下来放下等着理发的人过来。剃头匠的椅子都是有靠背的那种,方便理发的人后仰。不一会儿就会看到要理发的庄户人家,端着一盆温水拿着毛巾过来了,剃头匠这时候会招呼理发的人坐下,靠在椅子上。然后把毛巾放在水里拧一下,把理发人的头发打湿,方便剃头,之后再把毛巾洗洗,把水分拧掉

放在理发人下半边的脸上,最后方便刮胡子。

这个时候一切准备就绪,剃头匠掏出理发的工具,剪子、剃刀、梳子等相互配合,在顾客的头上灵活地运用着,根据顾客要求的发型开始操作。头发剪完之后,剃头匠会把盖在下半边脸的毛巾拿掉,完成最后一道工序,小心翼翼地刮胡子刮脸。庄户人家一脸享受的表情,剃头匠徐徐地移动着脚步,微微弯着腰,每个动作都认真细致,坐在椅子上的人满脸安逸。此刻村庄的排排村落,绿树荫下的剃头匠和顾客,旁边聊着家常的村民,几岁的孩童,蓬勃的少年,伴着几声犬吠的大黄,仿佛时光被定格在了这一刻。

“好了。”随着剃头匠响脆

的声音,顾客的头发已经理好了。

“还是两元?”庄户人家问着。

“对,不涨价。”剃头匠师傅微笑着说。庄户人家把钱给了师傅,拿着自己的东西就微笑致意回去了,理完发后整个人容光焕发,很有精神。剃头匠师傅理完发后,拿起根烟抽了起来,等下一位顾客的到来。

我印象中最初剃头匠是每半个多月来一次,再到后来每一两个月走街串巷一次,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,城市里的门市越来越多,各种发廊也越来越多,剃头匠的称呼现在也变成了理发师。城里的理发师,大都年纪轻轻,染着各种颜色的头发,顶着千奇百怪的发型,价格也不便宜。走街串巷的剃

头匠价格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,只是现在的剃头匠走街串巷的次数越来越少,头发越来越白,腰越来越弯,现在让剃头匠理发的人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。

现在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剃头匠了,再也看不到故乡的袅袅炊烟,看不到走街串巷剃头匠的身影……

在我刚记事的时候,村庄里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特别多,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位剃头匠。这位剃头匠五十多岁,蹬个自行车,中等身材,梳着那个时代感十足的大背头,眼睛比较有特色,笑起来眯成了一条缝,人比较随和。剃头匠的自行车上只带着剃头工具和一把椅子,去理发的人需要

真情驿站
hengqingyizhan

妈妈,我爱您!

□刘瑞娟

亲的妈妈,曾经帮姥姥托起了一个家,中年又逢丧夫之痛。母亲擦干眼泪,提起精神,一个人担起了这个家。天没有塌下来,我们的日子在艰难中渐渐有了起色,在我们姐弟四人幼小的心灵里,妈妈就是一座大山。

妈妈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,但是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关爱却一点也没有忽略。记得那年我参加高考,前两天,老师让我们回家准备考试用的东西。在家里,妈妈小心翼翼地问我,考试的时候要不要妈妈跟着,我坚定地对妈妈说:“不用去,没事,我自己可以。”妈妈也没再说什么,其实我非常想让妈妈去,好多家长也都会陪孩子考试,但是我忍住了,因为家离不开妈妈。

我参加完第一场考试后,走出考场,长吁了一口气,到了学校大门口,看到那么多的家长和孩子交流的情景,我心里有点小小的失落,我的妈妈如果也在这儿该有多好啊。正当我独自一人默默地走着,忽然听见有人叫我,“小娟,小娟”,那么急切的声音,我赶忙去寻找那声音的来源,看到了,在不远处,是神色疲倦的妈妈在向我招手。我大吃一惊,连忙兴奋地跑过去,“妈妈,您怎么来了?咱不是说好不来了吗?”“我不放心就过来了,怎么样?考得还行吧?”我高兴地说,“挺好的,妈,走,咱先吃饭去吧。”接下来的考试,妈妈一直冒着酷暑陪在我身

边,有了妈妈的陪伴,我的心里安定了下来,发挥得也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好,就这样我顺利地被一所师范院校录取了。

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,我的妈妈,没有出过一次远门,也从来没到过县城,她是怎么找到我的呢?事后我问了妈妈,她说:“不放心,坐不住,就早早地搭车到了车站,问问这个,问问那个,就从车站走到这里来了,真巧,你一出大门,我就看见你了。”我听了这些话,泪水早已经在眼里打转了,不管女儿有多大,在妈妈的眼里就是一个孩子啊!

如今我已成家,并有了自己喜欢的工作,虽然我有时半个多月才回家一趟,但是思念和感恩妈妈的心每时每刻都存在着。现在妈妈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,头脑也没有以前清楚,但是她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爱还是有增无减,给我的孩子做棉衣、棉鞋,一有空,还自己蒸好馒头让别人给我捎来。我想,我上辈子积了多少德,才让我拥有这样一位疼我爱我的母亲。

我们对老人的孝顺,不仅是物质上的富足,还要多陪陪他们,子女在身边,才是他们最大的安慰。所以请我们做儿女的紧紧握住父母的手吧!陪他们慢慢地走完全生,就像当年他们牵着我们的小手学走路一样。

让我们常回家看看,说出那句虽然羞涩,但不说遗憾的话:妈妈,我爱您!

月光下的花丝巾

□曹化君

晨间跑步,遇见她,头都快扎进垃圾箱里了,依然喜气洋洋地招呼一声,跑步去啊。

晚间散步,又遇见她,坐在拐角处的一片空地上,摆弄她捡拾来的“宝贝”。

“看看,很多都是从你们院里捡的。”她一点儿不在乎我微微皱起的眉头和感受,盯着她的“宝贝”们自顾说下去。

“这烧水壶好好的,咋就扔了呢,底儿看着黑,回家用醋和小苏打泡泡,再用钢丝球擦擦,至少得用五六年。这把小木椅少了一条腿,找根木棍安上和新的一样。这个球拍给孙子,那个布娃娃给孙女,他们又得抱着我使劲亲。这一把蜡烛,我还没想好是停电时用它照明还是送给孙子孙女当玩意儿,花里胡哨的,看着就喜气……”

她捏起脚边的一个小纸包,里面是小香皂,宾馆用的那种。她将小纸包放鼻间,闻一下,再闻一下,好奇喜悦的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见有香味的橡皮擦,恨不得像

糖果一样含在嘴里。

她忽然从地上站起来,我吓了一跳,回过神来时,看见她手里的花丝巾。

“我还从没围过丝巾哩,你教教我,咋个围法。”她迟疑着说。

我接过花丝巾,握起一头,往一边拉长些,绕着她的脖子转一圈,再转一圈,怕她误会我敷衍,我说,我平时都是这么围,又补上一句,越简单越美。

她脸上忽而泛起一层红晕,用月光般缥缈柔和的声音问我,好看不?两只手轻轻摩挲着花丝巾。

我好像从来没认真看过她的脸,真美呀,几许羞赧几许得意的表情和眼神里泛着柔和的光晕。那条被我当垃圾一样扔掉的花丝巾也格外美丽起来。

忽然觉得,她就是三毛,就是跟随外祖母在星光下拾荒的高尔基,眼睛里,处处是宝贝,是欢愉,是光明,是诗和远方。